

# 卢作孚用人“多觅穿草鞋者”

实业家卢作孚(见图)尽管只是小学毕业,却是当时公认的工商管理专家,尤其对用人有独到之处。他曾在一封别人推介工作的信函上批注:公司此后觅友须多觅穿草鞋者。“穿草鞋者”实质是对卢作孚重视实际工作能力的形象说法。后来,“多觅穿草鞋者”成为民生公司用人考察的一条重要原则。

1928年,北川铁路公司成立,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科毕业的唐瑞五,被卢作孚聘为副工

程师。唐瑞五算得上是个新潮人物,乐于接受新事物。当时华蓥山土匪昼伏夜出,十分猖獗,他和守尔慈一道,与土匪周旋半个多月,完成了华蓥山麓线路的勘务。唐瑞五热爱北碚和他所从事的工作,干劲足。在建设北川铁路的同时,他利用工程间隙,为修建北碚公园、改造北碚的街道、建造西部科学院而操劳,时常手持经纬仪,带领工人测量,并亲手绘制成图,作为施工的蓝图。1936年,峡防局改为嘉

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,唐瑞五被卢作孚推荐出任区长,从一个技术骨干,提拔为北碚的主政者。

对表现不佳者,卢作孚不留情面,这集中体现在卢作孚为天府煤矿物色的三任经理上。

1933年6月,卢作孚组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,对周边煤窑统一经营,并担任董事长。他聘请刘宗涛为天府煤矿首任经理。刘宗涛曾留学比利时,回国后曾任交通部路政司技术专员、北平协中煤矿总经理等职,履历光鲜,可谓人才难得。不过,刘宗涛在经理位置上仅干了三个月就被换下。因卢作孚请他为天府煤矿拟制生产计划,刘宗涛大笔一挥,提出需要工作经费100万元之巨,一下就把卢作孚难倒了。

刘宗涛的继任者邓少琴是位历史学家。管理偌大煤矿,需要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,实在不是邓少琴的兴趣所在,再加上他性格急躁,于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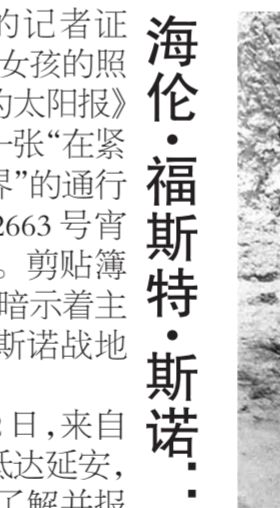


任职不到半年就离去。天府煤矿经理一职,卢作孚后来选定自己的同学黄云龙担任。作为民生公司主要创办者之一,黄云龙性格豪爽,办事干练。

卢作孚对那些虽无文凭,却有实际能力者予以重用。水手出身的张干廷,被人称为土专家,卢作孚设法把其从上海一家轮船公司“挖过来”。英轮“万流”号触礁沉没于川江,为了这艘造价60万两白银的大船,众多中外打捞公司虽尝试采用各种办法,但都无济于事。卢作孚仅用5000银圆低价买下“万流”号,大胆起用张干廷主持打捞工作,仅两个月时间就把轮船拖上了岸,经维修改造,成为当时川江上设备最好、载重量最大的中国轮船。

周海青虽出身低微,但精通航运知识,且有着丰富的航运经验,被卢作孚破格任命为“民权”“民本”大船的船长,在为克服川江枯水期行船困难的“三段航行”法中,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(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王斌/文)



海伦在延安采访时留影

## 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：一位被遮蔽的伟大女性

编号为206的记者证上,贴着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,上面压着《纽约太阳报》的钢印。旁边是一张“在紧急状况中进出租界”的通行证,还有一张第2663号宵禁时刻的通行证。剪贴簿里的这几样东西,暗示着主人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战地记者的身份。

1937年5月2日,来自美国的记者海伦抵达延安,成为第一个全面了解并报道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。到了9月,她要去前线采访,毛泽东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,要求任弼时、邓小平为她在前线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。

去陕北苏区并不容易,海伦一到西安就被特务监视尾随。为了甩掉“尾巴”,她翻窗逃入宾馆,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才逃出西安,到达红军驻地。

这样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女性,在漫长的历史中却被遗忘了,人们更多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埃德加·斯诺——著名美国记者,也是《西行漫记》



海伦在延安采访时留影

(又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的作者。少有人知的是,在写作的时候,埃德加·斯诺还没到延安,他当时到的是保安(今志丹县),距延安尚有几小时车程。这本书是两人合作、两次西行的产物。由于在性格、气质和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,埃德加·斯诺与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在1949年离婚。离婚那年,海伦42岁,她终身没有再婚,名字中始终保留着“斯诺”这个夫姓。其后,海伦用笔名尼姆·威尔斯继续写作。(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韩茹雪/文)

# 五月的记事本

安武林

啤酒瓶打开的一刹那,“砰”的一声。焰火点燃的一刹那,“吱——嘯”的一声。热情洋溢的五月,五颜六色的五月,就那样大摇大摆地来了。

五月,从古到今,都是忙碌的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和土地相依为命,终生相伴的人,最能理解和体会诗歌中描绘的深情和展示的深意。如果再加上一个“红五月”的点缀,那更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记忆了。

离开乡村三十多年了,麦收时节的忙碌和喜悦,已无缘再度体验,但我对土地的深情一如既往,土地上生长的花花草草,依然会把我带回村庄,带回童年。我的小小的花园,依旧是四季

更迭的足迹,依旧是

大自然亲切而又熟悉的身影。五月,没有任何一种花卉能和蔷薇相媲美。密密麻麻,团团簇簇,从花苞到绽放,都能让人想起热热闹闹的蚁群。用蚂蚁比喻蔷薇,就像用动物园比喻花园一样,是不恰切的,也是没有美感的,但我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,来形容蔷薇花苞和花朵的密集程度了。也许,繁密的星子,可以诗意地类比一下。

没有人能够想象,一根蔷薇,生长若干年后,到底能拉多长。而气势磅礴的月季,大约是五月最靓丽的风景。头虞美人一定是花卉中的美人,薄薄的花瓣,有不胜娇羞之感。菖蒲开花了,黄色的花朵软软的,就那么一小丛,三两株。古代文人把菖蒲清供在

书房里,实在雅致。

五月,百合也要开了。我种的百合有白色和紫色两种,但我更喜欢白色的百合。这种喜欢的根源,并不在色彩的偏好上,而在于文化与文学的滋润上。我深知,没有理由的喜欢才是最纯粹的,但凡是人,都难以摆脱囚禁和桎梏,无论它是多么甜蜜的束缚。

五月,大地上有数不清的花朵在绽放,但我无论走多远,无论看到多少美丽的风景,都无法摆脱一个可笑的执念——犹如乡愁一样,我只能忠实地按照自己花园的模样,来描绘五月的样子。毕竟,熟悉会带来喜爱,喜爱会带来绵绵不尽的热情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## 背影

李子麦

几乎在每个起雾的清晨,我都会想起在云台山的那个午后。山雨诡谲,我和父亲上山的时候还晴空万里,中午时分,我们快要爬到山顶了却突然下起雨来。我和父亲一起在山中的亭子里避雨,一直到下午两三点,雨才停。收拾好东西下山,浓雾已经灌满了山谷。来时满心欢喜,经过这一番折腾,我已经疲乏。雨后的山雨沉寂静谧,不时传来一两声尖厉的鸟啼,我哆哆嗦嗦地贴着父

亲,暗暗心慌。雨后的山道越加滑腻,父亲和我一同下山,并行了一段时间后,他在越来越窄的石道上突然加快了步伐,几乎是挤在了我的前面。我又惊又气,冲他嚷嚷:“这样很危险啊,爸,你怎么也不管我,只想着自己往前走呢?”

父亲头也没回,闷闷地说:“哦,我在前面给你探路啊,这样万一你脚滑摔下来,我还可以挡住你。”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## 人间万事趁青春

甘正气

年甚至七年的专业尽情展示,也热衷于给人开书单,沉醉于为人指点迷津。那时好为人师,抓住一切机会慷慨陈词,声振屋瓦,聊天从不看时间,聊到东方既白,搅得对面楼栋住着的老大爷恼怒地喊话,说我们打扰了他睡觉。那时我心里竟然想的是,如果我是他就说:“听了你们聊天,才发现老夫痴长了几十岁!”

年轻人之间流行互相学习,互通有无,信奉无贵无贱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师之所存,文学的埋头钻研经济,学经济的开始学地理,学法律的游走于文史……没有人画地为牢,人人都在知识的旷野里豪迈地驰骋,纵情地狂奔。那不是马牛的姿态,是狮子、豹子和刚成年大象的步子。

单位有位女同事爱发朋友圈,每天更新的内容基本都是她做的晚餐。坦白讲,她的厨艺不敢恭维。比如红烧鲫鱼,经常不见鱼尾,显然是煎鱼时没有掌握技巧;再比如糖醋排骨,从照片上就能清晰地看到有黏糊糊的糖疙瘩,证明她收汁时还没学会用小火慢熬。

有次我听到另一位同事在背后议论她:“这么差的手艺也敢秀出来,这需要莫大的勇气。”起初,我也觉得这位女同事有点特立独行,在满是大片的朋友圈里,她粗糙的家常菜显得格格不入。可再一想,谁规定朋友圈必须精致漂亮?或许当我们忙着用滤镜修饰生活时,早已错过了最真实的烟火气。

后来我又听说,这位女同事在去年的婚礼上曾与爱人立下誓约:往后余生,除非有特殊原因,否则每天都要在一起好好吃晚餐。这看似简单的誓约,却让人感动不已,因为哪怕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,但如果是孤零零一个人吃,或许会变得索然无味。反之,就算家里的饭菜做得不甚好看,但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,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,就会觉得胜似美味佳肴。

这位女同事用最笨拙的方式,守护着他们誓约的珍贵仪式感。那些看似失败的菜肴,实则是她婚后平淡日子里最温暖的证明。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## 爱你的话,应该这样

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《小偷家族》中,有个情节我一直很喜欢。小女孩凛的妈妈每次心情不好都会拿地撒气,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脸地打她。但心情好的时候,又会带着她去买衣服作为补偿,并告诉她:“妈妈爱你,之所以打你,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情,我是为你好。”

凛走失之后,被信代捡回了小偷之家。看到小女孩身上的累累伤痕,信代忍不住把她搂在怀里。“小凛挨打,不是小凛的错……”信代慢慢对凛说道。“爱你才打你,这是骗人的话。”信代紧紧地拥抱着凛,“爱你的话,应该这样。”

我有时候觉得,这段话适用于任何一段关系。爱是那样主观的东西,以至于它有时也被当作垃圾桶,无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,都能以爱的名义往里塞。

要微言

## 誓约

精致下午茶和旅行

北

约

大片的朋友圈里,她粗糙的家常菜显得格格不入。可再一想,谁规定朋友圈必须精致漂亮?或许当我们忙着用滤镜修饰生活时,早已错过了最真实的烟火气。

后来我又听说,这位女同事在去年的婚礼上曾与爱人立下誓约:往后余生,除非有特殊原因,否则每天都要在一起好好吃晚餐。这看似简单的誓约,却让人感动不已,因为哪怕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,但如果是孤零零一个人吃,或许会变得索然无味。反之,就算家里的饭菜做得不甚好看,但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,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,就会觉得胜似美味佳肴。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

(摘自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)